

南洋國商

【下】
商战

长篇历史小说

尹伯骝◎著

国商『虽也逐利，可无一日不想着国富民强。国家受辱、人民受欺，无一刻不感同身受，常为家国事夜不能寐，夙夜兴叹，但有一分利，必以八厘报效，纵每日粗茶淡饭，奔波劳碌，也甘之如饴』。



YZLI0890113698

长篇历史小说

尹伯骝◎著

南洋國商戰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南洋國商

【下】商战

Contents 目录

001 / 第一章	对手	103 / 第十九章	晚宴
008 / 第二章	寓言	108 / 第二十章	试啼
014 / 第三章	过年	113 / 第二十一章	再见
026 / 第四章	陈嘉瑜	116 / 第二十二章	结义
029 / 第五章	大年	120 / 第二十三章	嫁妆
034 / 第六章	风波	125 / 第二十四章	林涛生
038 / 第七章	世家	130 / 第二十五章	谋荷印
049 / 第八章	龙五	137 / 第二十六章	新局面
054 / 第九章	信任	140 / 第二十七章	愁东风
061 / 第十章	操练	145 / 第二十八章	问计
065 / 第十一章	收徒	150 / 第二十九章	诗巫行
068 / 第十二章	新人	158 / 第三十章	古晋
075 / 第十三章	遭劫	162 / 第三十一章	我走
080 / 第十四章	陈文虎	165 / 第三十二章	绝患
084 / 第十五章	广告	168 / 第三十三章	责任
088 / 第十六章	关治国	172 / 第三十四章	任泽
093 / 第十七章	天意	175 / 第三十五章	国商
098 / 第十八章	大手笔	180 / 第三十六章	爱人

Contents 目录

184 / 第三十七章	楚歌
205 / 第三十八章	漂泊
210 / 第三十九章	不走了
215 / 第四十章	讲和
219 / 第四十一章	第一步
223 / 第四十二章	良宵
227 / 第四十三章	水电
231 / 第四十四章	电报
235 / 第四十五章	会议
239 / 第四十六章	他在哪
243 / 第四十七章	烦恼
247 / 第四十八章	暴乱
251 / 第四十九章	输血
255 / 第五十章	小老婆
260 / 第五十一章	婚礼
264 / 第五十二章	礼物
268 / 第五十三章	希望
274 / 第五十四章	安置
279 / 第五十五章	端倪
283 / 第五十六章	孩子
287 / 第五十七章	白川
291 / 第五十八章	阳谋
301 / 第五十九章	袭击
307 / 第六十章	回家吧
312 / 第六十一章	收网
316 / 第六十二章	内奸
319 / 第六十三章	银计划
323 / 第六十四章	尹安安
331 / 第六十五章	巨变
336 / 第六十六章	战云
343 / 第六十七章	噩耗
348 / 第六十八章	成仁
352 / 第六十九章	营救
357 / 第七十章	胜利

胡修文和梁晋都去送她，尹正纲没有去，他忙着用梁晋的蜡笔学画画。

整个十二月下旬，新加坡的胡宅都呈现出不分夜晚白天的忙碌景象，尹正纲和梁晋两人则更是分身乏术。清凉油命名完成之后，一百毫升的定装出来了，细颈长身的玻璃瓶设计并不显得粗笨，看起来很是玲珑可爱；小纸包的头痛粉则完全是按使用方便的原则设计，图案精美。

唯独胡修文最看重的清凉油商标设计，一直还没确定，“不够独特”在这些天里简直成了胡修文的口头禅。

虽然事务繁忙，尹正纲和杨攀还是抽空给诗巫的老师 and 贺老写信报了平安。尹正纲自不必说，从学习国学以来，他的写作水平进步极大，甚至骈四俪六的文体他也能勉强应付；杨攀就有些勉强了，他肚子里装的字都只能以百计，遑论写文。他看出众人脸上的嘲笑之意，狠劲上来，当即发誓要把压在床底下的小学课本好好读一读，并干脆利落地拜了秦康为师。

月底的时候，檳城胡家开始陆陆续续地迁来新加坡，新加坡文武堂总店开业工作也在筹备中。新招募人员的培训工作让胡修文忙得脚不沾地，胡修武和两家家眷的到来为他减轻了不少负担。

两兄弟的家眷迁来后，又调整了一次住房，雇员们全都搬到靠近河岸的那一幢别墅里，另两幢别墅则是胡修文、胡修武各人一幢。好在每幢别墅都有二十多个房间，十二个人住在一起，除开卧室、办公房和实验室都还很宽松，并不显得拥挤。

胡修武来后，雇员培训的任务就落到他的头上，由梁晋协助；胡修文则和尹正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与蒋元第的谈判和向总商会申请建厂用地之中，于是，商标设计的工作暂时陷于停顿。

与蒋元第的谈判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正如梁晋和尹正纲的判断，蒋元第的确

第一章

对手

与蒋元第的谈判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正如梁晋和尹正纲的判断，蒋元第的确

是想借着成药厂的契机光明正大地和黄伯真干一盘，以报当年被黄伯真的老爹陷害入狱之仇。所以在参股条件上，蒋元第的要求极其简单，投资五万元，仅仅要了两成半股份，而且不插手工厂的日常管理，只要求在药品开发和销售战略上参与规划。

尽管先前文武堂的元老们对邀请外人参股颇有微辞，但听说蒋元第开出的这些条件后，大部分人的态度都转向了中立。

胡修文觉得自己捡到了宝贝，但接下来，在合作细节尤其是日常管理上的讨论中，这位侨领巨商提出来的条件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要求尹正纲担任他的常驻代表，并派来他的孙女、蒋家第三代最为杰出的蒋芩为尹正纲的助手。

“挖墙脚，这简直是挖墙脚！”听到这个消息，文武堂高层无不表示反对。

但胡修文同意，梁晋赞成，最后连尹正纲自己也接受了。

“他提出这个条件，既是让我们放心，也是让黄宗熙死心。这等于是告诉黄伯真，他随时可以伸手到咱们的管理核心来，操控文武堂全面截杀黄宗熙。”胡修文和梁晋一眼就看出了蒋元第的用意，却觉得此事利大于弊，既然是合作，还不如做得大方一点。

至于尹正纲，本也是反对的，却在和蒋元第一席深谈之后，改变了主意。
“黄宗熙，不过黄口小儿，未必你还真把他当个对手？记住，年轻人，这人只配给你做陪练。知道海船上最好的水手是怎么训练出来的？你若想练一身本事，就得站到风浪最急的地方去。”

于是尹正纲开始身兼两职，薪水一下提高了一倍，只是要做的事情却增多了不止两倍。除了帮着胡修文处理日常事务，履行自己文武堂总理协理的职责外，还得应付那个一身傲气、本事却不亚于梁晋的蒋芩，每礼拜一份长篇报告不说，还得负责给这位名义上的助手“分配任务”。这对他是个头痛的活儿，毕竟是第一次安排别人做事。话说蒋芩已在蒋元第的元佑财团担任了两年的总务处长，管理经验丰富，以她的眼光来看，尹正纲简直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也因此，尹正纲没少被这位“助手”嘲笑。

别的都不论，就说年龄，这位蒋九儿也比尹正纲足足大了三岁，年龄上的弱势，让尹正纲指使起她来很是心虚。

蒋芩蒋九小姐终究还是不可阻挡地住进了胡家的雇员别墅，尽管人们对“外来者”都抱着排斥心理，但这位九小姐却显然不在受排斥之列。住进别墅没几天，她就跟上上下下打成一片，颇有些左右逢源的样儿，就连对胡家最忠诚的郭淮，也放下了矜持，对她赞赏有加。胡修文正愁怎么才能让众人那些顽固老套的思想转变过来，见到这种情形，自然是松了口气。

“一山不能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梁晋一语道破天机。
话说回来，也许是两人才干都太突出，能力又相仿佛的缘故，对尹正纲不屑一

顾的蒋芩,和梁晋倒是走得很近。

蒋元第的参股让一切事情都变得顺利起来,财力人力得到加强的文武堂新总店很快完成了开业筹备工作,马来亚几家华人开办的医院也派员前来洽谈供货事宜,关于建厂用地一事,总商会的口风也有些松动。但也仅仅是松动,尽管蒋元第为此事亲自跑了两回,得到的回答却还是胡家先前选好的两块地都已出手,至于新的地块,还等胡家选好之后,他们再商议。

“商议个屁,他们就想拖,吴国珍这老货,拿了四成股子就成别人的狗了!”蒋元第从总商会回来,一进花园大门就高声怒骂,三幢别墅里的人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这老爷子,没想到脾气这么火爆。”梁晋倚在窗棂上向外看,言语里很有些看热闹的意思。

听得这话,尹正纲本能地扫视了一眼办公房,没有见到蒋芩,这才想起这位九小姐应该还陪在她爷爷身边,便笑了笑,从书桌后站起来,踱到窗边。

“他在骂谁?”

“吴国珍,总商会会长。”梁晋打了个哈欠,道,“真不明白星岛这些人,干什么把总商会地位抬这么高,要是在香港,像蒋元第这种身份的商人出面,什么商会敢不买面子?还就星岛这里,总商会权力比政府还大。”

尹正纲没理会他的牢骚,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便道:“看来建厂地块的事情还没谈妥,以蒋老和修文先生的脾气,怕是要和黄宗熙来硬的了。”

“来硬的?打砸抢?”梁晋吓了一跳。

“最近你和杨攀走得太近,被他近墨者黑了吧?”尹正纲没好气地道,“尽是些打杀杀的玩意儿。”

梁晋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尹正纲转身从椅背上拿起外套,下了楼,来到一楼大厅,见蒋芩正在倒茶,蒋元第坐在软椅上,呼呼地喘着粗气,余怒未消,胡修文则坐在他旁边,正在劝他息怒。

见尹正纲来,蒋元第也不说话,招手示意他过去,让蒋芩给二人说了今天爷孙俩去总商会商谈买地事宜的经过,胡、尹二人这才知道,这回可能真是遇上麻烦事了。

来自始至终,文武堂成药厂用地这事,都有吴国珍在其中作怪,而那位负责交涉的副会长沈骏,却是迫于无奈地遵照执行。总商会实际上是一个带政治性质的准政府机构,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代表着法律和制度。也因此,身为总商会会长的吴国珍权力极大,虽然会内实行董事会制度,但大部分事情,根本就不经过董事会,都由他一言而决。

这次黄宗熙也确实下了本钱,一出手就是四成股份,生生把吴国珍绑在了黄家的战车上。吴国珍也对得起这四成股份,不惜和几名董事会成员翻脸,硬把文武堂买地一事压了下去。

“他总不可能不让我们开厂吧?”尹正纲觉得这事有些可笑。

“不是不让，是尽量拖，最好能拖到他们的药把整个马来亚都占了，或者把我们赶出星岛。”蒋元第道。

“他们……不会也是……”这几个月来，胡修文都有一个担忧，听了蒋元第这话后，这个担忧就更甚了。

“百花露，功效和清凉油一模一样。”蒋元第愤愤地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咱们的东西还是做得不漂亮啊。”

胡修文愣了好半天，才重重一拳砸在大腿上，叹道：“保密保密，还是没保住密。”

“不见得是咱们这边出了问题。”蒋元第毕竟做了四十多年生意，看待任何事情，眼光并不局限于一处，“对黄家在星岛的布局，咱们了解得太少了，万一人家是自己搞出来的呢？”

“要不找人去对方那里摸摸情况，黄家的保安堂还没开业，厂子刚下了基脚，也许咱们还来得及抢在前面。”尹正纲看着他的两个老板道。

“让攀子去。”看来蒋元第也有此意，尹正纲一说完，他便想到了最佳人选。

“我有个英国朋友，在星岛开了家侦探社，干这种事最在行，交给他吧，让阿攀跟着。”胡修文还是担心杨攀无法独当一面，便提了个稳妥的意见。

蒋元第当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老实说，这种事找专业侦探去调查，确实比杨攀这个门外汉要保险一些。

接下来又说回买地的事，蒋元第和胡修文能想到的门路几乎全都被黄宗熙用大把大把的银子堵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市区，去郊区买地。当然，即使是不考虑以后的运输、安全等问题，也要防着这消息被黄宗熙知道，到时候又玩什么花样出来。

“说来说去，最好是在市区，市区最好的地方，还是牛车水靠新加坡河这一段，那些郊区，不是没水源就是没电力，以后都麻烦。”蒋元第和胡修文徒劳无功地讨论了一下午，最后两人都有些气馁了。

“正纲怎么看？”蒋元第把目光投向对面的年轻人。

“暂时没办法。”在蒋元第跟前，尹正纲说话一向不拐弯，他觉得和这种人老成精的商场前辈说话，拐弯抹角绝对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而蒋元第，似乎很受用他这种态度，听他老老实实说没办法，也不生气，只是说了句：“暂时没办法，那就是以后有办法，这些天我也跑累了，干脆这事就交给你和苓儿去办吧。”

“好。”蒋苓从来不在蒋元第面前说任何否定的字眼，正如她从来不在尹正纲面前说任何肯定的字眼。

“好。”尹正纲笑道。

回到有三张办公桌的办公房，梁晋正哼着小调在画图。

“画什么呢？”尹正纲顺手抄起他正在画的稿子。

“商标商标……别动！”梁晋着急地过来抢。

“怎么是只大象？”尹正纲撇了撇嘴，拿起画稿对着窗户看了一会儿，道：“少点意思。”

“南洋这地方，遍地都有的东西是什么？”梁晋得意地用蜡笔敲着手心。

“不知道，金子？”尹正纲随口道。

“俗，大象，这地方遍地是大象，大象就是南洋的标志，你说，用大象做商标，是不是很有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需要你帮忙，过来跟我说说总商会的情况。”尹正纲说着，随手把画稿扔到桌上。

“你想知道什么？”梁晋把蜡笔夹在耳朵上，一屁股坐到尹正纲的办公桌上，掏出香烟来，给自己点了一根。

“沈骏和吴国珍。”尹正纲言简意赅。

“师徒，吴国珍开裁缝铺那时候，沈骏做过他的伙计。后来吴国珍开成衣厂，沈骏离开他单干，不过两人从没断过联系，很多时候都有合作，尤其是沈骏的百货公司和吴国珍的银行、报社，两人互相入股，彼此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沈骏的姐姐，是吴国珍的二夫人。”梁家生意虽然在香港，对南洋这块的人物，梁晋却也能如数家珍。

“就这些？”尹正纲显然并不满足，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这两人关系竟然这么紧密。

“吴国珍是总商会会长，沈骏是总商会副会长兼董事会秘书，吴国珍的大儿子吴士宣是沈骏开办的女校校长，没了。”

尹正纲没有听到想听的。

“瞎说一气。”

蒋苓趴在梁晋的办公桌上不知在干什么，但显然她的耳朵张到了两人这边。

“哟，九小姐，要不您老人家来说说？”梁晋对这位蒋家千金虽然有些好感，却很介意她这喜欢泼冷水的毛病。

“沈骏想造吴国珍的反，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吴国珍权力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这些年不满意他的商会会员多得很，有人撺掇沈骏另立门户，沈骏曾派人到檳城找过爷爷，请他支持，后来张爷爷反对这事，才没做成。”蒋苓头也不抬地道。

“张爷爷，张文轩？”尹正纲脱口而出。

“张舒，真正的马来亚华人首富，孤陋寡闻。”蒋苓不屑地道。

“你是说，在国内开铁路公司，在烟台酿酒，把茶叶和咖啡卖到欧洲去的那个张舒？”梁晋脸上的表情很是惊讶。

“那还有谁能阻止沈骏的野心？”

“你们说，咱们能不能去找张舒帮忙？”尹正纲突然想到这点。

蒋芩终于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要能行爷爷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张爷爷近年专注于国内，南洋事务他从不插手，要不然，总商会会长还轮得到吴国珍？”

“你说这老爷子，自己不做会长也就罢了，干吗还阻止沈骏？那吴国珍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梁晋叹息道。

“你知道什么？张爷爷说得有道理，咱们在外面的华人，不管是在南洋的还是在旧金山的，总受洋人欺负，就是因为咱们松散，没有抱成团。马来亚这边有一个总商会是好事，大家都能一条心，洋人也得看咱们的脸色，可要是有了两个总商会，那就是两条心了，没准还会三条四条几百条。”

“这话不对。”听完蒋芩的话，尹正纲脱口而出。

“半罐水叮咚咚。”蒋芩的语气里有明显的不屑。

尹正纲有心和她辩一辩，想想却又一笑，就此作罢。

关于买地一事，在听了梁晋和蒋芩对沈骏、吴国珍两人的描述后，他心中已有了定计。很明显，在吴国珍面前，沈骏一直在扮演绵羊的角色，而背着吴国珍时，他又是一头伺机而动的恶狼。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这头恶狼自己撕下绵羊的伪装，冲吴国珍露出它的獠牙来，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空当火中取栗。

利益，只有利益才能让这头野心勃勃又唯利是图的恶狼心甘情愿地撕下自己的伪装，可是，能打动沈骏的利益是什么？

想想这些商人之间的关系还真是奇怪，既有蒋元第张文轩这样明面是敌人暗地是朋友的生死之交，又有吴国珍和沈骏这样明面是朋友暗地是敌人的背后刀子。

“嘻嘻，美女与野兽！”尹正纲正在沉思中，却听得蒋芩一声欢呼。

“我的画！”梁晋一步抢过去，从桌上拿起那张画稿，只看了一眼，便惊叫起来，“呀，意思来了！”

他双手举着的画稿上，一位性感妖娆的美女，深情款款地依偎在一头大象身上。

进入二月，天气转暖了些，每到这个时候，新加坡的雨水总是很充足。一场雨从一月底下到二月初，连绵了十来天，搞得稍微闲了一些的尹正纲和梁晋想出门都找不到合适的时候。

好在清凉油的商标设计终于完成，就是蒋芩出于恶作剧目的涂鸦的那幅画：美女与野兽。当时一看见这画，尹正纲和梁晋就觉得眼前一亮，拿给胡修文，他只看了一眼便拍板定稿，第二天就把定装和画稿一起交给了印刷厂。

商标设计完成之后，又是销售计划。胡修文和蒋元第都觉得刚开始，摊子没必要铺那么大，所以这个销售计划是按照仅有三四个人的销售处规模来制订的，所谓三四个人，尹正纲算一个，梁晋算一个，胡修文自己也算一个，蒋芩，也勉强算一个。因为此前从未接触过这么正式的销售策略规划，所以这一块，尹正纲只能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其中，偶尔提点参考意见而已，具体操作的，还是梁晋和蒋芩。

三个年轻人制订出来的销售计划略加改动后便在胡修文和蒋元第那里通过。当然，梁晋和蒋芩的能力再次受到蒋元第的肯定，对尹正纲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梁晋和蒋芩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

杨攀最近经常不见人影，不过每次他回到胡宅，都必然能带回来极有价值的消息。

比如黄宗熙的百花露只有个名字，连方子都还没搞到手，他先前放出来的消息不过是疑兵之计。

比如黄宗熙从爪哇请来了神医陈文虎为他的保安堂撑门面，并负责研制百花露。

比如除了百花露，黄宗熙要做的成药还有跌打药酒和专治风湿的膏药。

比如荷兰人正在想办法把黄伯真留在爪哇，不是留他的人，而是留他的财产，现在正抓着他的四儿子黄宗绪贩毒和拐卖人口的小辫子不放，而黄伯真正在三宝垄急得双脚跳。

比如……果然，邹英隔一星期就见，陈文虎，林文虎，尹正纲十五岁就出了一件一件，一桩一桩，都是杨攀跟着那位英国私家侦探约翰·库柏探听到的，每一个消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但很显然，这个钱花得值。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现在无论是蒋元第还是胡修文，都已有了足够的底气面对黄宗熙和他的保安堂。

二月十一日是农历小年，这一天，胡修文请了一个人来家里做客，这个人，就是尹正纲“想念”了很久的沈骏。

。近夜里雅集元第咏文科防古更司候为试翻假书看僻由来出口佛人聚争个三五份景，如要重是，就来随王伐伐，宝有韵第示露降受文再比雅韵等奇味香案，然当。因本楚野丁怪里雅等雅味香案韵韵付音要来回带游然处，字赋假回韵文后封不，领人只不其登张量摩静。

息部息部韵来出效韵武册，手雅集安五路无武客，年各个音只露其百韵韵宗黄政出。书之其疑景也不百韵册表页书，面门韵重安韵册册武集文韵韵册丁来韵册从雅宗黄政出。

第二章

寓言

沈骏五十岁上下，五短身材，满脸福相，见谁都是一副笑脸，如果不是那身名贵的蜀锦马褂和挂在胸口的纯金怀表，他就属于那种扔在新加坡大街上谁也找不出来的人物，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人物，却是文武堂上下谁都不敢怠慢的。他和他老婆到来的时候，就连平日从不参与应酬的蒋芩也不得不笑脸相迎，甚至克莱尔·勒维斯·胡还亲自下厨，为他做正宗的英格兰牛排。

沈骏两口子来得很早，上午十点就到了胡宅，胡修文、胡修武、蒋元第亲自到门口迎接，四人一番寒暄，进了胡修文的别墅，在大厅里落座。上茶一盏之后，沈骏把老婆打发去和李雪翎闲话家常，几人又一起进了会客室，尹正纲、蒋芩作陪。

“蒋公太客气了，论说起来，在下还是您的晚辈，该在下请您才是。”沈骏说任何一句话，都是以蒋元第为主，至于真正的主人胡修文和胡修武，则被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孟贤说哪里话，咱们是多年的相识了，还计较这些？说不上请不请的，只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再说了，今天做东的可是胡家兄弟，老头子我沾光而已。”蒋元第知道这人刻意巴结自己是为了什么，虽然自己也有求于他，却并不放低姿态。

“那就叨扰了。”沈骏听了他的话，也只是向胡修文和胡修武微微点了点头。

“知道沈公偏好西式牛排，今天内子亲自下厨，她的英格兰牛排可是做得很正宗的，酒是张舒老先生私藏的烟台张裕。”胡修文谦逊地笑着。

“哦！”听得胡修文的话，沈骏眼睛闪过一抹亮色，“你和张公也有来往？”

“晚辈是沾了蒋公的光。”胡修文道。

蒋元第抚着白胡子，笑着接道：“昨天去了趟畅园，跟张奋之谈些事情，顺便讹了他两瓶私藏。”

他说得随意，沈骏却听得用心。

“这两位年轻人是……”沈骏终于发现了尹正纲和蒋芩的存在。

“我来介绍。”胡修武笑笑，指着蒋芩道，“这位是蒋公的孙千金，蒋芩小姐。这一位，是鄙号的协理，小尹，尹正纲，眼下他们都在文武堂做事，专责筹办建厂事宜。今日听说沈公要来，高兴得不得了，都说这是向商界前辈讨教学习的大好机会，非要来见见您不可。”

“哦？”沈骏听得蒋芩是蒋元第的孙女，大感兴趣，盯着她上上下下打量了许久，才点头笑道，“果然是少年俊才，一派巾帼风范啊。”

“前辈过誉了。”蒋芩跟着爷爷经商多年，深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道理，此时听得沈骏夸赞，甜甜地笑道，“小芩什么都不懂，蒙爷爷和各位叔叔错爱而已。”

沈骏笑了笑，没再说话，瞥了眼尹正纲，也没对他说什么，只是转头向蒋元第道，“说起这建厂的事，前些日子让蒋公受累了，近日晚辈上下周旋，也有了些眉目，最迟年后，便可给蒋公答复。”

他也算聪明人，知道宴无好宴，今天来胡宅，这件事必定躲不过，索性先提出来，堵了这些人的嘴。

哪知蒋元第听了这话，摆了摆手道：“孟贤啊，今天只叙情谊，不谈公事，可好？”

沈骏反倒愣了，只得强笑道：“正是正是，是晚辈扫兴了。”

“你不要老是晚辈晚辈的，我也不过大你十来岁，要是你愿意，就叫我一声老哥哥，要不就叫我老蒋，也成。”蒋元第颇有气概地道。

沈骏连道不敢，却也没有在这个称呼上执著，便依了蒋元第的意思，改口叫他“老哥哥”，这一来，会客室里的气氛又热烈了几分。

蒋元第有心岔开话题，便笑着对众人道：“那天去俱乐部里，又见到陈嘉瑜在说笑话，想不到这人不但做生意有一套，笑话也说得这么有水平，特别是那些洋人笑话，哈哈哈哈哈……”

这位老人话还没说完，便自顾自地大笑起来，弄得沈骏不明所以，却也不得不跟着笑。不过他所说的俱乐部，沈骏是知道的，便是南华轩俱乐部，十七年前由张舒发起成立，成员尽是马来亚富商，蒋元第、张舒等人算是俱乐部的元老，沈骏也是俱乐部会员。

俱乐部起初只是一个方便华商们联络会商的机构，时至今日，已成长为整个马来亚所有华人的大脑，即便现在在马来亚最有权势的总商会，也是脱胎于南华轩。现在华人社会的日常管理基本上已全部交给总商会，南华轩俱乐部大部分时候都只承办一些展览和会员们的定期集会。

“陈嘉瑜，听说他最近被黄宗熙打压得很惨哪，还有心情说笑话？看来是谣传了。”胡修武笑道。

沈骏脸色变了变。

“还是洋人笑话好听，洋人笑话好听。”蒋元第似乎没听到胡修武说什么，指着胡修文道，“胡老大，你在英国留学十几年，听过什么笑话没有，说来解解闷。”

胡修文当然不会拒绝，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当下便滔滔不绝起来。他少年

时就留学英国，所见所闻当然不是那位只在英国待了三年的陈嘉瑜能比的。英国人高傲刻板的面容下都藏着几分冷幽默，在英格兰待了十几年的胡修文也精通了这种冷幽默，往往一个笑话讲完，大家都要沉默一会儿才能会过意，但随即便是不可抑制地大笑。

胡修文连说了几个笑话，接着胡修武也说了一个，别看他自小读私塾诵五经，从没在西洋待过一天，但幽默起来一点不比他大哥差，虽然有时候也拽两句古文，却仍然能把蒋元第和沈骏逗得前仰后合。

胡修武说完之后，蒋元第又立了个规矩，大家轮着来，不论笑话还是故事都行，于是沈骏、蒋芩甚至蒋元第本人都上场了，几人说完之后，才轮到尹正纲。

“说笑话我不会，说个故事吧。”尹正纲让过上茶掺水的佣人，端起茶杯来，抿了一口，笑道，“不知道蒋公和沈公有没有看过西洋的马戏？”

“看过的，这些年来，英国人的、法国人的、荷兰人的，甚至吉普赛人的马戏团都来过星岛。”蒋元第道。

“马戏里最有看头的节目是驯兽，一般的驯兽师，能驯马、驯鸟、驯大象，但真正的高手，还是驯狮、驯虎，我说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驯狮的。”

说到这里，尹正纲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接着道：“说马戏团里，有一头非洲狮子，和驯兽师合作得很好，每次上场表演，都很受欢迎。驯兽师让它钻火圈它就钻火圈，让它跳凳子它就跳凳子，让它上跷跷板它就上跷跷板，甚至有时候表演到了高潮，驯兽师还让它张开嘴，把自己的脑袋放在它嘴巴里，它也不会咬下来，非常听话。这头狮子也因为自己的表现，给马戏团和驯兽师赚了不少钱，可是能赚钱也没用啊。驯兽师每次上场，手里还是会拿着鞭子，它只要稍稍出一点错，就是一鞭子下来，狮子就纳闷了，心想我这么听话了，你干吗还要打我？可它也不敢抗议，因为驯兽师手里拿着鞭子呢。

“后来狮子就有点自怨自艾，心烦意乱，这一烦，就老是出错，连出几次错之后，驯兽师就不给它饭吃了，饿着它，说除非它哪天不出错了，才给它饭吃。于是再次上场表演的时候，狮子就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错，尽管饿得头晕眼花，它还是尽力支撑着。但是饿得太久了啊，终于，最后一个节目，驯兽师让它张开嘴，把自己的脑袋伸了进去的时候，狮子晕倒了。可晕倒之前，它还记着驯兽师说过，只要不出错就给它饭吃，所以尽管已经晕了，它的嘴巴还是大大地张着，成功地完成了表演。当然，下台之后，狮子得以饱餐了一顿。

“到后来，马戏团里又来了一只华南虎，这只老虎也听话，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快就变得和狮子一样出色。当然，狮子的绝活它还没有试过，就是让驯兽师把脑袋放进嘴巴里，不是不会，是驯兽师还没有和它建立像狮子那样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随着老虎越来越出色，很快就有了，终于有一天，驯兽师编排了一个新节目，就是让狮子和老虎一起上场，他要同时驯两只猛兽。

“首先出场的是狮子，它表演了钻火圈、跳凳子、上跷跷板，最后还表演了那个

有惊无险的绝活,很成功,看客们都使劲鼓掌。接下来轮到老虎,它也表演了钻火圈、跳凳子、上跷跷板,最后,驯兽师决定让它表演狮子的绝活。这是它第一次表演,老虎很听话地张开了嘴,驯兽师放心地把脑袋伸了进去,看客们掌声雷动,就在这时候,突然,老虎的嘴巴合上了,只听‘咔嚓’一声,锋利的牙齿咬断了驯兽师的脖子,那颗钻了无数次狮口的脑袋,被老虎含在了嘴里。”

“呀!”

听尹正纲说到这里,蒋芩捂着嘴巴尖叫了一声,在座的几个男人都变了脸色,只有尹正纲,依然淡淡地微笑着。

“狮子很害怕啊,它胆战心惊地问老虎,说你怎么就敢咬他,你不怕他的鞭子吗?老虎回答说,当他把脑袋伸进我们嘴里的时候,你所见到的,只有他手里的鞭子,而我见到的,却是他身上的肉。”

尹正纲说到这里,顿了顿,用眼角的余光扫了眼会客室里的诸人,这才微倾一下身子,道:“故事讲完了。”

沉默,没有人回应他,会客室里陷入了奇怪的沉默之中。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胡修文、胡修武、蒋元第等人似乎在沉思;沈骏神色闪烁不定,而蒋芩,先是一脸恐惧,继而也露出思考的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得胡修武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道:“发人深省。”

“鞭子和肉,正纲意有所指啊!”胡修文道。

“谁都想吃肉,可鞭子总也处处都有,只不过眼里到底是鞭子还是肉,就要看各人的器量了。”蒋元第意味深长地道。

“知道狮子为什么只看得见鞭子?”尹正纲笑问。

“为什么?”蒋芩已经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听到尹正纲说话,她忙问道。

“因为习惯,狮子习惯了驯兽师的鞭子,它有一口足以撕碎任何动物的牙齿,每次表演那个绝活,都是一次能让它饱餐一顿的机会,可它却宁愿饿着肚子去表演,以求得到驯兽师施舍的食物,是狮子傻吗?不是,只是它习惯了。”尹正纲笑意盈盈地解释道。

“这是个寓言吗?”蒋芩问道,“我觉得故事里面的狮子老虎都是有寓意的,这肯定是个寓言故事。”

“谁是狮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谁想做老虎。”蒋元第端着茶杯,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听者无不动容。

“愿闻老哥哥高见。”沈骏的脸色有些凝重。

“那天去俱乐部看几个老朋友,陈嘉瑜找我聊了聊,看他的意思,似乎很想做老虎。”蒋元第埋头盯着茶杯里打旋的茶叶,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做老虎,他要咬谁?”胡修文惊讶地道。

“咬谁……”蒋元第刚说了两个字,忽然打住,抱歉地看着沈骏,道,“哎呀!你看,说好不谈公事的,我又打岔了,该罚,该罚。”

“这算不得公事，算不得公事。”沈骏强笑道，“这不是就着小尹的故事在说吗？既然是寓言，就得把故事里的寓意说个明白才对。”

“对呀……”众人纷纷道。

“不说了不说了……哎，怎么还没开饭，孟贤该饿了吧？”蒋元第似乎打定主意不再说下去。

“对对对，开饭，开饭了。”胡修文不等沈骏再说什么，便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

于是一众人等谁都不再说老虎狮子，胡修文前头带路，一起去了饭厅。

餐桌上气氛热烈，这得益于克莱尔高超的厨艺，所有人都对她的牛排赞不绝口，当然，李雪翎的甜点和开胃菜也功不可没。

看得出来这顿饭沈骏吃得很满意，他连连夸克莱尔和李雪翎的厨艺了得，甚至还半开玩笑地说要让他老婆拜克莱尔为师，学习西式菜点。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席间没人再说起刚才那个故事，大家都只是随意地聊些风花雪月。当然少不了拿尹正纲这个年龄最小的文武堂后起之秀开开玩笑，关心关心年龄最大的蒋元第的健康，夸夸美貌与智慧并重的蒋芩，预祝一下胡氏文武堂开业大吉。总之，宾主尽欢，一团和气，待午餐结束，沈骏俨然成了胡家的好友。

饭后沈骏并没有在胡宅待多久，客厅里上茶不过半小时，他便起身告辞，蒋元第、胡修文也不挽留，亲自把他们夫妇送到花园外面上车。

至此，这次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富人聚餐波澜不惊地结束了，胡修文以家宴的方式邀请沈骏当然有目的，但在沈骏逗留胡宅的三个多小时里，根本没人提到过和这个目的有关的任何话题，大家只不过是互相寒暄了一下，讲了几个笑话，夸奖了女主人的厨艺，除此以外，什么都没说。

“你说沈骏会不会上当？”看着那辆远去的别克，胡修文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他不会上当。”蒋元第笑了笑，转身走进花园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骗他，这当何从上起啊？”

“他动心了。”胡修武和他大哥一左一右跟在蒋元第后面。

“不动心就怪了，陈嘉瑜的声望和他在伯仲之间，要是被他抢先闹出分家，沈骏就会一无所获，嘿，谁都想做老虎啊。”胡修文道。

“沈骏是只狐狸精，怎么会听不出正纲那个故事是在影射他和吴国珍？”蒋元第笑着看了眼尹正纲，又接着道，“我们都明白，重点不在他听不听得出来，而在他有没有听进去，听进耳朵里，听进脑子里。”

“所以这个故事您才让正纲来说，因为您知道如果是您说，或者我们来说，他很可能不会听进去，还会怀疑我们的目的。只有让一个他完全不在意甚至是瞧不上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才能给他足够的震慑。”胡修文恍然道。

“所以啊，”蒋元第抬起手里的拐杖，指了指尹正纲，道，“今天的关键不在这个

故事，而在于他。”

尹正纲听了这话,却摇头笑道:“不在故事,也不在晚辈,在后手,成功的关键,还在咱们的后手。”

“后手,后手是什么?”蒋芩看着尹正纲,诧异地道。